翠娱閣評選

皇明十六家小品

本宅藏板

H. H. MU CHINESE LIBRARY

翠娛閣評選明十六家小品

屠赤水先生小品
鍾伯敬先生小品
曹能始先生小品
袁中郎先生小品
湯若士先生小品
袁小修先生小品
文太青先生小品
董思白先生小品

黄貞文先生小品
李本寧先生小品
虞德園先生小品
陳眉公先生小品
王季重先生小品
陳明卿先生小品
張侗初先生小品
徐文長先生小品

皇明十六家小品序

天以文星爲人間文章海代靳其人于我明若有私焉惟靳之則寶者衆世多有則弗寶即

語之曰寶其文食字可仙
鍊字盡黃金乎讓之夫星
在天上思手摘之挹之光
眉際開皎天謫焉若代人
摘詎惟黼黻熙明蓋亦宣

朗與天下文人相暎帶豈
其無目而不之寶噫世之
識取文星者有幾星非星
弗遇也惟予社伯陸雨侯
吾國間氣靈文哲匠日需

以掌絲綸與星精呼吸爲氣毋固星謫者謫一星爲衆光府悉人間文章海咸待挹之爲明通路故凡歷雨侯所纂述若揭星示之

明有目者共逞惟寶者衆握寶者愈貴而不多以示人閱盡當世乃約之十六家又約之小品天不靳予者人靳取之令寶其文者

約焉知所歸蓋天予是星
必託以星文煥天下大圓
光大小亦含弘隨于其中
取一焉星釆畢蘊也雨侯
眞能識取天之文文天下

者也集成問序于予夫雨侯業已珠玉各綴其首何庸予言然予亦嘗取諸家臆論之或別有當雨侯者屠緯眞以多爲寶珠可彈

雀壁可抵門甚之翡翠指
環可換刺繡筆使粧眉者
日乞螺子黛數升無不給
也風流禪其可語趙州薝
蔔乎天池爲他人作五色

嫁衣娓以自媚雖莫雄失手痕無笑嚌激而壯則楚莊之怒昆陽城之戰也季重早雋靈明特加每設意若神珠空翠來自帝先崩

興喻辟與五泄爭奇致宜
乎漢晉風流歸之虞長孺
僻奇險然管夷吾必握局
國以變齊武靈王必握公
子成以變綺服牛蛇不得

奪吾故宮在他人非黑風
吹船入羅刹則取吳紫玉
徑寸珠白玉壺亦有陰氣
寓肅天假開人洵文之司
命然非康成之經神何休

之學海獻酬羣心曷能注不盈而酌不竭華于顏色如安期生灑墨石上成桃花別有仙艷大泌山人交以友盡天下爲量文以用

盡古今爲量每一丈出如
太山北樹青腰玉女三千
人守之嘗有五色飛鳳寶
光珠雀集其上石公思以
漢𢧐易趙幟鬼夜哭弗顧

也俾天下唐拾晉穫魏倚
漢規者媿而卻走然孤行
從違者半卽絜小脩軻雪
集應在從違閒若夫神魄
所依如吳道子畫鬼神觀

裴將軍舞劍左旋右轉飛勢入雲電光下矚斯書成颯然風起伯敬矯公安規之清亮以識扶力揚雄步長卿之踪宋玉衍靈均之

製造車合軌顧影依然楚
國蘭芬其在君子病者曰
鍾泒吾不解也閩文工藻
火終日七襄繡虎公出書
倉爲家珍人侈李都尉之

鴛鴦君淩班婕妤之霜雪
不作粧罷蛾眉低聲問婿
之態太青子力抉玄秘才
識鴻鉅一凝思神躍萬里
氣吐白練上衝宇悉摩尼

珠中金偈不讀五千卷不
許登堂共語湯若士無觸
不靈舞艸按以歌聲鳴雞
隨乎鼓節飛音瀏亮引商
刻羽者歌舞從之當此道

長夜如張雞林夜明簾皎
若白日若思白侗初明卿
三先生或以沖停或以娟
好或以淵宏玉局之選有
才皆仙語味與色則玉饋

酒美如肉凝膏如鏡雲液
霞漿服之可以得道明卿
猶道大目廣午夜無虛燈
揭無盡之藏磨人鈍眼懸
書通國天宇用開功非渺

矣眉道人弘游典墳寤歌
林間名世歸之如騖道人
泊如也文源直瀉銀潢不
剪松江之水秋澄春碧鑑
者光悅飲者情怡弘經濟

于山林先生以之諸君子者析之各成一家言主伯文壇則共成一代言以表當代之色且一代兼古先數代之長天寧不私焉然

宇宙之大文星之繁祇三吳得其六越得其三楚得其四若秦若閩若江以西各得其一豈天猶似靳抑取之者嗇也夫文星昭昭

不私于雨侯何哉雨侯有
獨契者葢文章之妙同此
心血未有不能結一世才
士之心而能訂千秋之勝
者也亦未有不能結一人

獨知之契而能作競賞之
緣者也亦未有不能懸當
代之鑑而能超前哲之觀
者也昔班固欲漢家文章
爛然與三代同風古之君

子加惠本國類有然者若夫小言之詎囊五嶽不知有崑崙潤之以錦江續水遂不知溟渤乎非也從來神通變化或藏藕孔或屯

繭絲或陳甲仗紫石潭或
伏風雷指爪壺公縮千里
于咫尺孫夫人方帛之上
盡列國山嶽河海城邑行
軍之勢星文象數尺幅而

河洛圖書具雨候固繇水
氣測蛟遇洛神而識巫山
香雨所見不綦大乎聞之
治鐘鼓者大而短聲以疾
雨候其欲疾文天下乎弖

曾纂諸名家小品逌文娛
奇賞文徵涓雨侯行笈次
第行因罷纂不知十六家
猶可單提更足與璧府爭
明也予時病暑得此把玩

入棲神之藪露懸脂滴握
辟暑犀而藉招凉之草雨
候其起我乎文星可摘其
在寻手

社弟何偉然題于白門

客園之問西閣

選十六名家小品序

九州殊域九山殊骨九水殊瀾九土殊俗人以境殊文以人殊所以貴

十五國之風者八比耳
顧八比束之以功令文
有氣運焉之齊顯不能
別開生面且三年皆出

一人以霸字内合出一
人以王霸王之才若是
多欺而一人者又未必
霸王真人也豪傑有真

意於古文字之中求之
歟然亦不多見固有百
十年間省僅數人間一
二人甚聞世無人此則

真霸王才也鍾河岳山
海之秀學勝而才雄識
高而氣灝不相襲而其
神自現應選近代于甚

省中囊括今彙登楮矣
奕仙風則吾謝四明居
士水罷手疑賀銛鏈利
皆大歷寫道之嚴則吾

硎山陰之徐文長今王
季重徐似若寒玉多豪
快則遇爲之也更吾武
林亞硎墟園貞文明聖

諸山或嶮怪神運或秀巖天成不堪並時號乃吳楚多才江逸南為之王右軍陶隱居撰標

鄉之菁英蕩以震澤瀲
灔吾謝董思白陳眉公
而莊雅儁逸雅志經世
吾又安能不謝張侗初

姑蘇人文藪宅文章節
義西黟蔡淵文起當陽
益長九疇仲昭諱先生
披貫集字如獲拱璧心

銘典型若不能窺其全
豈捧金集而玩索凌賈
董傲朱程躡歐韓明卿
何侯予詡而名言允出

予自詡明卿矣維楚之有材讀大泌山房輒溯李本寧之富而才智與勝為萬斛原泉至瞻眉山

而王氣顯消則璐聯璧
綴昆季而備天倫之樂
秉間世之才不謝中郎
小脩郵其謝伯教孟則

回眼日膽乾雲手虹氣
秦鏡抉古人肝萬彝刃
飛錦綺心思百鍊精金
不必以多為善耳若夫

匡廬秀出危峰險瀑之
勝乃有若士終南奇博
雲林霧巘之異乃誕太
清閬濤汪洋流天倒日

之精是出能始世翊為
士吾翊為士世翊太清
吾翊太清世翊能始吾
翊能始南北美華蓋其

異已獨恨家儉而目亦因之不能大括燕趙鄒魯洛蜀滇粵諸奇又恨目窮而家又窮之不能

大梓諸先生之雄文僅
剞劂一二也居平不無
悵結者條文長云雲隱
蛟龍得其一鱗一甲正

是可思不必現其大身
佛爲可惜以解嘲哉王
霸有真吾謂饕也一齋
之無復遍走十五國而

求湯武桓文面目

癸酉仲夏錢塘翠娛

閣主人陸雲龍雨侯

甫題

十六名家小品序

歲癸酉日在柳月輪
如炬余方歌五憶而
思濯清冷之淵也雨

侯氏手一編寄余曰

此余竭數年心力乃

今始得据十六先生

之珍奇靈雋而聚之

簡編抉剔爬搔別具
手眼爾必有以許我
且余貧度未能行其
鴻章大篇于世姑以

其小品行余因得對
十六先生之文蹲蹲
拜舞而問之曰諸先
生鍾川岳之靈灝冠

晃人文全集行有篋
而藏之者有力不能
致者有茫昧不能識
其義者今有人焉冄

黃而黼黻之句櫛而字嚼之心飛色動懸之天壤與日星同炳顧不樂乎今人媚古

而虐今爲文必希屈
馬班楊而蘇王歐曾
以下置勿談也特破
俗耳庸目取其傑然

特異者當吾世而畧
列漢唐使博如茂先
逸如莊周奧如長吉
富如相如明如賈誼

壯如楊雄不必備之
畀代而遠騁高厲雲
變霞燿是孰爲之揚
翊哉抑孤遠與和易

不同趣纓緌與衿掖
不同時荊襄與吳越
不同地俊逸與研刻
不同調歡欣與鬱噫

不同懷爲之訏交于
尺幅之間若壎篪共
吹而蘭馨可接去其
簡軸繁重之累而吸

華聚神各以其精者

相告何必把臂一堂

之爲快哉更有進于

是者附會時論點落

瑰異昭明猶不免小
兒之譏直任吾中之
喜可而釣鱗出淵曾
翼墜雲坐使雅義翻

新高唱重揭咏其一
言而徬徨寤想不能
已已提呼半幅而不
覺嘻笑踴躍之何生

此又匪直標奇豆馬
揚文斑豹集長金碎
鈎玄玉唾之爲兢兢
矣此一役也學富于

收功深于作穿貫十
六先生之神而波及
後世使能文之士以
十六先生作司南不

復知世間尚有屈馬
班楊蘇王歐曾也者
兩侯之報成勞也是
猶傾藺山之積而飛

流濺沫皆珍玉也可
目點點寸寸非產于
崑圃孕于黃流者乎
集成聞有請益者諸

先生雄文飈起名章
雷動進而求之方書
不任載奈何其僅此
余有以識雨侯之微

意矣爾僕器沉識穆
胸囊萬古而悽心在
朔蓬之末不欲正告
天下曰吾馳驅藝文

之圃綢取十六先生
之精粹盡在于斯吾
爲貧使無暇及其他
焉耳嗟乎貧也使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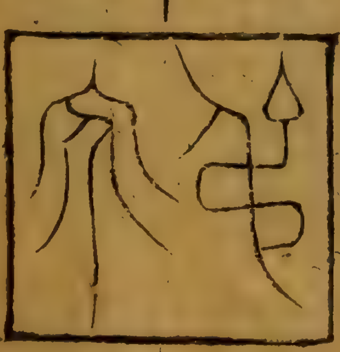
有蒐求之識采擷之
材不得吐氣于人以
明吾意之所在將必
坐玉堂讀瓊笈日摩

大官之金錢然後出其餘力以與五車萬軸爭富哉若是吾知不能貧兩侯矣

僊弟社弟丁名和

拜書





緩聲嫋原上。柔荑情通弱植。輕絃躍池中。沉鐵感徹頑金。虹橋飛素。天爲壯士燦其文章。瀑布流淸。地鑒藎臣貢其精髓。量鼓桴必應。豈沙水難搏。龍肝銘英豪。夢依編簡。油油然玄屑隨風。座中客滿。溲溲乎淸音嘯月。案上文奇。幾啼笑之因人。將眷戀而忘已。第心聲虛而傲骨自惜。虛轝牢籠。氣多不下。腸日煦而空囊如故。多儀締結。力有未能。竟名與波沉。乃好同石固。組太

玄之經。安知吐鳳。食神仙之字。不惜爲魚。憂擊
發金石清音。斤斧成棟隆異質。伏冀出其什襲。
惠此百朋。如雄文憂國恤。飛瀝紙之丹。若奇想
潑天章。散新機之錦。或詩成琬琰。或詞爛雲霞。
或著蔡名言。或雁魚清翰。祈不愛其珠玉。寻敢
借辱齒牙。敬託梨棗于同人。幸函郵筒而逮我。

錢塘陸雲龍雨侯甫拜手啟





一刊行笈二集　徵名公制誥奏疏詩文詞啓小札

一刊廣輿續集　徵各省直郡代名宦人物

一刊續西湖志　徵遊客咏題嘉隆後杭郡名宦人物

一刊明文歸　徵名公逸士方外閨秀散逸詩文

一刊皇明百家詩文選　徵名公逸士方外閨閣成集者

一刊行笈別集　徵名公新劇騷人時曲

一刊型世言二集　徵海內異聞

見

惠瑤章在杭付花市陸雨侯家中　在金陵付

承恩寺中林季芳汪復初寓

敘屠赤水先生小品

四瀴爲羣瀾之帝東帝則
標鶯山狠山爲南北關內
江淮河濟四伯之劍焉焉
其諸附庸滙飛沫注懼干

後至誅故其苞納遂爲四
隩尊蓄富斯溲奇山濤嶽
浪中有木華窮楮不得盡
者牛渚尺瀾那更足道赤
水署先生東海肇靈曙目

廓腹囊千秋而羅一世珠
璣逐唾雲霞入思富而怪
奥海不殊是以發爲文章
無論大者如方壺圓嶠壓
鰲首而突兀聚五城十二

樓之輝煌長鯨巨虬鼓腥
濤而奮騰逞吞舟排嶽之
狂橫珊瑚林立夜光沙積
綃杼重淵貝生石壁即出
之爲卷石片嶼有不係逸

人之思滯騷人之迹耶常
鱗凡介皆可背成麓而鬐
成峯小璣寸珀直堪悖波
斯而甦寒畯一勺知大海
味不必始皇小兒鞭石浮

粱得竟其量也試取江瑤
柱而噉之應出虬脯侯鯖
之上不致棘富人之口焦
張果之齒矣

壬申長至日錢塘陸

雲龍雨侯甫題于翠
娛閣中

翠娛閣評選屠赤水先生小品目次

卷一

序

○○○唐詩品彙選釋斷序

○○○南京鄉試齒錄序

○○○少室山房稿序

○○○觀燈百詠序

○○○馮咸甫詩草序

○○○董揚明制義序

○○○李山人詩集序
○○○青溪集序
○○○贈楊大夫應召北上序
○○○送董伯念客部請告南還序
○○○壽李翁六十序

記

○○○管仲鮑叔廟碑記
○○○秦氏新阡記
○○○國泰光祿壽藏記

○○○海覽
賦
○○○五色雲賦
○○○閔貞賦
傳
○○○程烈女傳

卷二

書

○○○與田叔
○○○與王元美先生
○○○答王元馭先生
○○○與張肖甫司馬
○○○與陸君策
○○○與君典

○○○與顧益卿

○○○答李惟寅

○○○在京與友人

○○○歸田與友人

論

○○○人臣體國

○○○圖事

○○○核實

○○○誠偽

○○○愛憎毀譽
○○○尊生達生
○○○適志

銘
○○○擇交銘
○○○江南春信箋銘
○○○蜃樓

贊
○○○程思玄小像贊

○○○沈純甫像贊
○○○自贊
跋
○○○跋荆堂銘卷
○○○跋程節婦卷
文
○○○祭比部朱先生文
○○○祭二陸先生文
○○○祭杜夫人

○○○祭王博士
○○○戲爲生祭周叔南文
○○○戲爲酒徒祭文
誄
○○○先君丹溪公誄
哀辭
○○○陸太史夫人哀辭

[illegible]

一言足徵詩旨

翠娛閣評選屠赤水先生小品卷一

東海屠　隆長卿著　　仁和丁允和叔介選

錢塘陸雲龍雨侯評

○○○唐詩品彙選釋斷序

夫詩由性情生者也。詩自三百篇而降。作者多矣。乃世人往往好稱唐人。何也。則其所託興者深也。非獨其所託興者深也。謂其猶有風人之遺也。非獨謂其猶有風人之遺也。則其生乎性情者也。夫性情有悲有喜。要之乎可喜矣。五音有哀有樂。和

哀而不傷
猶是性情
之正

聲能使人歡然而忘愁哀聲能使人悽愴惻惻而不寧然人不獨好和聲亦好哀聲哀聲至于今不廢也其所不廢者可喜也唐人之言繁華綺麗優遊濤曠盛矣其言邊塞征戍離別窮愁率感慨沉抑頓挫深長足動人者即悲壯可喜也讀宋而下詩則悶矣其調俗其味短無論哀思即其[illegible]愉快讀之則不快何也三百篇博大博大則詩漢魏詩雄渾雄渾則詩唐人詩婉壯婉壯則詩彼宋而下何爲詩道其亡乎廷禮高氏選唐詩品彙其所取

博則博矣精未也乃黄觀察公選之加精焉而又為之釋斷然後唐人河嶽之精靈歷百千載如在乎則觀察公之勤柰何可恥小也

詩本性情尊唐而詘宋宋無性情哉只是宋人于性情大認眞認得死煞反短流動之趣此所以不及唐也尚論處的是不磨

殳斨讓字

○○○南京鄉試齒錄序 代作

王者網羅英俊以賢不以齒故華顛非老童牙非少才諝鵲起鴻烈碩隱要以其人何如安問年爲鄉試有錄錄以齒者何也則讓之道勝也唐虞遜規帝道郅隆百僚濟濟後世爲楷垂讓殳斨益讓朱虎熊羆伯夷讓夔龍卽上什神智不以先人舍德冲和宅心柔澹故其所標樹者亦光明俊偉縣諸日月而聲華到今是讓之道勝也先王之教人也宗廟膠庠貴老尚齒進飲食則拜奉几杖則拜

本之禮體
正今之恨
事

溫恭遜讓之禮童而習之以折其驕蹇之心而養其從容溫粹之度當其時士大夫之器局閎深德業無玷犁然參玉瓚黃流之選詩書所稱後世豔焉帝王以還代不乏俊邁之士或好通脫而惡禮檢習矜露而耻謙藏擊拳曲跽鄙爲俗儒倨傲鮮腆目爲快士輕俊子弟薄有才藝至傲其父兄董子何知稍解伊吾輒輕其先輩讓之道蔑如也若令他日出而立朝腹笥五車言如春華能如轉環智如倒囊其量不足稱也嘗試以後世之士大夫

數提讓字如山廻水轉

夫與朱虎夔龍諸公潔長較短武林習不甚遠而氣象自別其所標樹奚啻星淵士奈何不遵德讓哉不佞寡昧謬司文柄於南國幾幾南國維士之藪蓋自六朝以來山川盤回靈氣日開文風日暢家藏夜光人握靈蛇雕龍之業不可謂不盛矣然竊聞之俗沿浮華士好揚詡少負雋氣操筆斐然輒思傾江左之彥貴都下之紙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則讓之道無乃缺乎是不佞之隱憂也南國之文盛矣奈何復以文進之是以水濟水也故余於

[illegible]氣欲平

多士不憂其不文而憂其不讓子雖神聖不加于父弟雖上喆不先于兄溫然平和沖然挹損濟濟多士雖與唐虞方駕可也故士立朝則以賢居鄉則以齒以賢則得真才以齒則崇讓德得真才則國臻於理崇讓德則俗還其醇聖王之立敎作人意亦弘遠矣哉爾多士昜之余將藉以報聖天子矣

立朝無師濟之風由始進多佻達之氣教讓于始進培植實多

世豈少着魔者

少室山房稿序

夫詩難言哉摽掖藝苑掩畢人羣蓋搦管者率多雄心然定精而索之必有所不探畢力而趨之必有所不至覽觀古今學士大夫之作事勝則傷致情勝則傷裁理勝則傷韻氣勝則傷格浮豔則傷骨緊迫則傷神是詩家之魔事也世有小才獨得一體輒自斐然驟之鼓吹而徐之音死擘之春華而味之嚼蠟翳豈不力夭則刑之夫夜郎王惡知漢大哉余友胡元瑞束髮治詩駸駸高步凋視比于

蒼古妙在不離即闊

蒲稍躡浮雲而上其氣盛其才豐也十九首如洞庭雲門千秋寥寥用其語則襲不用其語則遠作者爲短氣罷爾元瑞獨奮而嗣響不襲不遠庶幾古人典刑曹氏父子以下取法而裁匠心而運諧妙境矣而尤長于五七言近體無音不亮無思不況無體不厚無骨不勁無韻不飄無法不比其雄大而峭峨眉劍閣之秀其縱橫而整昆陽鉅鹿之師人目于鱗不死固誠知言然其離合變化則不盡出于于鱗也弇州兄弟泚愛兼容爲世溟渤一

至此道便持不下而獨盧摧元瑞海魚龍鮮非司空疇賞哉余與元瑞同舉于鄉兄弟之義甚好知元瑞詩自兩王公外宜無如余者雖令元瑞自言之大都若此矣蓋自余爲吏與元瑞不相聞者六年癸未握手都門數從海內諸名士游余兩人遂益驩元瑞謂余曰子修辭海上士爭執牛耳而盟子家藏靈龜人厭鼎彝獨胡生耽不聞聲欬之聲久矣子且懸書以詫海內海內冠帶同盟之士艷書登籍纍纍如雲而獨寂然于金華牧羊兒余聞

嵩厲僧貞

不遭亦子他日千秋之恨也家有山房敝帚饒蓄千金子盍圖之余曰子詩業乞言兩瑯琊其爲千金大矣余奈何復爲衝風之末乎乃元瑞請不已而余之車馬復有行色于是勉爾抽毫面目沙土口吻煙霞余則愧之顧余兩人之好與余之知元瑞詩若此其深也非是言則天下不得聞余惡能已哉

擬古人便似古人元瑞未便能爾不入魔道或亦有之談詩之病蓋云詳矣

溢是開朗必士

有想出意表先景

○○○觀燈百詠序

昔人謂陸士衡人患才少子患才多山川藏靈區雜道盡千百歲而後乃有王先生先生天才藻逸發爲詩文落筆吐語如決黃河之峽抽春蠶之絲其深無底其出不止無論雄文大篇富積瓊瑰即觀燈之詠多至百首布意錦密寄興婉麗辭極雄放旨歸朗暢移宮變徵盡妙極玄語語作青霞之色憂裒玉之聲吾以爲盡不知復自何來胡其多而工也夫物有一不爲少百不爲多多而不工不

神龍掉尾

如其邑大衆草易繁而瓊芝不盈畝魚目至夥而明珠不列肆吾且爲瓊芝吾且爲明珠第亦恨其不多耳又進之而爲玄霜絳雪水碧空青世人苦不得見而靈境以爲常玩交梨火棗麟脯鳳髓世人直聞其名而至真以爲常味他人自少而擕與王先生之多而工則天之賦材之分也詩到詠物雖唐人猶難之大家哲匠篇章寥寥豈非以寫情境者易妙體物理者難工也今王先生之詠觀燈則富至百絕而奇思疊出妙句天來即先生不自

知其所詣而人又烏睹其化境哉余少好吟詠才不勝情往往尚輿趣而乏風骨飄爽之氣多而深沉之思少及求先生詩于華實深淺之間則幾悟矣卓哉此道吾師乎吾師乎

一夔足矣簡爲貴也多多益善多之謂乎瓊芝明珠恨其不多何嫌百也

闡詩堂奧

稼子高論

〇〇〇 馮咸甫詩草序

夫聲詩之道其思欲沉其調欲響其骨欲蒼其味欲雋而總之歸于高華秀朗其手神之增減大都視其材矣材多則情贍而思溢光景無盡材少則境迫而氣窘精芒易窮則其大較也宣父道臻神聖文兼國華故采詩婉暢語語神來以今讀之如叩哀玉而撞巨鐘也即令宣尼降而為近體必不作傖父之譚楚氣雄慓則屈宋擅其菁英漢道昭明則楊馬吐其鉅麗魏騁鶻爽則曹劉之步絕工

為六朝彌謗然自是正論

晉尚風標則潘陸之聲特俊六朝綺靡詩道隳之江鮑徐庾則其雄傑雕繪滿眼論者或置瑕瑜然聲華爛然而神骨自具譬如蕣英芍藥何嘗無質驪姬南威何嘗無情固與剪綵貌影者異矣夫山海氣厚蒸為雲霞乾坤化廣鍾為靈喆則文章道勝也如木然闇鈍冲然純白真一而已安用文之如業已搦管摛辭敷華流采奈何貴死聲而薄俊響也華亭馮君歲甫弱齡稱詩遠悟漸詣前三歲君方為諸生以詩見投出語雖工而神力尚乏猶

氣以居移才因地遷理亦有之 源再

然措大本色逮得雋南國歸出白下草見視如吸青霞乎聲響頓殊肝腸似易比遊燕諸作復加以雄峭近者復之秣陵泊金閶浮錢塘而西而詩之神力更倍合風霜之氣盡宮徵之變收山川之靈則入于妙境矣而所謂思沈調響骨蒼味雋者咸甫實有焉故其材足稱也余少好此道元神爲傷材性不充風味殆盡而馮君方以盛年全力奮于大雅夫騏驥之行一日千里馮君當之强弩之末不穿魯縞則僕是也請燒君苗之研以成孫子之

名。

以材字作主性情境地眼界皆材也所云詩有

別材而非關于書

文章豈小道非有滑其真

〇〇〇董揚明制義序

今學士之爲制義匪小物也要以寸管代素王玄聖口吻磔裂元氣蒐剔三才而總歸于人倫日用自非學綜識淹引物連類澡浴丹府藻餘靈光握環中而吐之斟臻其妙故莊嚴爾雅者必傳孝弟之性閎儁奇偉者宜抱卓絕之姿險則氣譎佻則心輕華士浮豔淺夫庸鄙水鏡在縣若別胡漢我明先輩之爲制義率尚渾樸其流也微傷於俗頊海內二三深中之士則古取物師心運椎厥氣欲

矯厥理欲玄稍駕飛黃之騎而後輕俊慕效競相勦模法不禀先民理不詣玄窟董牙㭿腹徒豪其氣挑狂豎之心而代賢聖之口語高而格卑辭詭而味索作俑濫觴伊誰之責哉吾友董君揚明少禀異姿沈雄博古六經子史而外雖禹都二酉金簡玉牒祕典靈書齊諧神異靡所不窺而爲人通微朗鑒宅心道眞嘗撰嘯廬四賦余業序之魁磊沈洋變幻滅沒方軌二京鞭笞六代其他古文韻語種種合作而至所爲博士家言則又挻埴大化

評詭者終是小巫

師摹聖哲審氣存神久之而透入靈㲉達於化境無論淺俗瞠乎後塵即好奇負氣不深維昔人所以立言之意而空取飛揚跋扈爲者遇之當膽落神悚嗟嗟夫物貴真也真色不假粉澤真材不藉丹堊夫儒亦有真耶則董君揚明是已以彼其才上可金華蘭省下亦不失牧伯諸司而猶然婆娑逢掖環堵蕭條不㲉竊竊焉仰屋太息矣君社友爲選刻制義凡如干首而以序見屬方今懸書以詫海内者如雲簇嬙並御碔玉雜陳搩而實之世

應不乏身毒大秦之目哉

平不可僞奇可僞奇之誤人多矣然以平令而以奇收又胡以禁世之不奇

其指文之真處正令文之準其抨文之疵處盡令文之藥

○○○李山人詩集序

夫水之觸石也。松之遇風也。泠泠蕭蕭嘹烈而沸遠出而土囊吹而為咉胡其負乎。則其所託者然也。騷人墨卿無代無之。後人乃往往好讀仲長統梁鴻鄭子眞尚平韓伯休陶靖節王無功孟襄陽諸家言。豈非以其抱幽貞之操。達桑滄之趣。寥廓散朗以氣韻勝哉。孫公和獨處石室。嗒然而已。嗣宗對之長嘯。意盡而退。至半嶺。聞嘯聲振崖谷。若數部鼓吹。顧視乃向人嘯也。而嗣宗輒用自失。高

論作詩之源

總作詩之應

韻勝氣一嘯而足即安所事謦欬之言故詩不論才而論性情亦存乎養已世有心溺珪組口胃煙霞其言雖佳其味必短何者爲其非眞也余友李山人賓甫少而辭榮中歲石隱家幸不乏負郭瓿于負擔所居有林阜泉石之勝灌園垂釣與禽魚親發爲詩歌力去雕飾天然冲夷語必與情冥意必與境會音必與格調文必與質比非獨其材過人蓋根之性情者深哉則其所得於丘壑之助不小也少室終南詎不翛然一維時榮體氣遂別雖

又開一面為山人解嘲亦為自己地

復津津雲林如嚼蠟何惟其有之是以似之此山人之所以幽絕足賞也余少家黿鼉之窟野性甚習蓋庶幾有山人之心不幸爲世網所羅幽人之致滅矣而猶復與山人津津不已是天台子微之所以笑盧公也盧藏用隱終南不終後司馬子微隱天台召見不屈賜還山藏用送之指終南曰此中有佳處子微曰以我觀之仕宦之捷徑也雖然神遊八極青蓮庸詎非嘗在供奉之班者邪

以性情爲根以泉石爲養甚得詩訣

青溪集敘

青溪者何青浦也青浦古由拳地居雲間西鄙爲澤國空波四周多鷗鳧菱芡景小楚楚每乘月蕩槳如鏡中遊九峯三泖落几席湖上葢又有二陸先生墓云余雅抱微尚緬懷哲人而余鄉沈嘉則先生兢李馮開之吉士適以七夕至至即相與操方舟出郭行遊葦蕭野水間是夜雲物大佳天星並麗余三人叩舷和歌仰視青漢因風而送曼聲樂甚已復相携泛泖湖登湖上浮屠尋余立躡天

馬弔二陸祠。慷慨與懷焉。蓋流連三日。而開之別去。嘉則留齋頭旬日。余退食。即相與揚扢風雅。諷咏先王。不及於政。嘉則得詩若干首。余詩與之畧相等。先生髮短矣。而心甚長。諸所譔結。更雄麗神王哉。余與對壘。逡巡畏之。于是謀刺先生詩。余與開之附焉。而用青溪命集。

冷致蘋花橇夜月。清音蘆葉泣秋風。

釋此二者
亦無以爲
名利之府
而以逢時
何必問操

○○○贈楊大夫應召北上序

夫吏道尚循良古今譚之則天子所使牧寧區寓牧養元元俾無敗羣斯其職也釋此不務務栩其精神獵華弔詭爲嶔崎斬絕之行以闚奇買名驟而施之可以得志然干計安黔首之道蔑如也又或媕阿闒茸猾稽圓通巧以游于世而規取大利亦時人所賢無乃非莊士之操哉乃若爲吏而寬然仁慈悶然淳樸行安而志和神安而氣定周詳整暇兀若丘山覃思致精壹意黔首上不立奇節

俯析

幾于片言折獄

稽州一賢令可爲世

以驚時下不習繞指以媚俗而吏道醇白絕無瑕類則吾鄞大夫楊侯是也鄞于越絕爲最鉅西控吳楚東接濱渤俗華民貧楞若大瓠然飛蓋結駟者出輒成羣風之靡也務曰以煩侯之胸中殊不煩若冠帶雲集案牘山纍厭厭嘵嘵者其下如濂侯悉徐而聽之蓋人人靡弗得信其口既而徐出一言剖之亦人人靡弗厭其心其神氣固常凝寂也事上官共而無諂禮鄉士大夫敬而無隨治事勤而不苛出令詳而不細而精神計畫壹以爲天子

矜練

苟且一時者曰吾止須知此

盡言其無名心

牧養元元爲急敷陽春之意常多于秋霜士庶亦以生我之恩附焉連襟而歌交口而頌無間黃稚婦孺蓋自古以寬和得黔首心未嘗有若我侯者卑窪無論卽高自嶄絕㷀㷀隆隆闞而巔取一時聲譽者久之且索然銷沉彼不茂其根而茂其華效固若此侯惟温温愷悌不爲名高而聲實隱起遂爲東諸侯冠語有之鼓鍾于宮聲聞于外然是豈侯之心哉侯知奉職循理而巳令夫大木性好長風下擊濤如連山木不辭爲下百川歸之至于

龍伏者必能焉

陡滿收起

稽天矣之敵乎而善下世之務嶄絕奇詭者卒莫先焉故上善若水矣今行矣朝謁　至尊莫列臺省則他日之風稜嶽嶽龍矯而鵠擊者庸獨非侯耶嗟乎余東南罷矣固侯所耳而目之當　人主前席侯時訪問民間所疾苦余願侯首以海壖之民置對余與邑父老子弟世世徼侯大惠雖在闕下猶東也是役也侯部下士方君陳君等數十曹何實乞贈言于余侯之居東惠愛在民黎而章縫之徒佩德尤切焉余觀多士趾未及河之津而面

皆慘色其在父老子弟可知矣
績非感不奏譽非賄不彰骨非媚不容果若楊
侯非今之拙宦乎雖然知催科而不知撫字牧
之謂何與秋霜寧陽春

送董伯念客部請告南還序

異與董伯念童牙稱齊稍長高視遐聽豈意千秋之業讀書自黃虞墳典而下即齊諧稗官無所不窺下筆自古文韻語周漢隋唐而下即近體新聲無所不詣覽其譔結往往神來徜徉恣肆驅白浪乎丰容擢秀吸青霞乎當其意得駮龍上馳雷霆下擊閶浮震旦須彌崑崙時吐胸臆而日月五星嶽瀆風雨悉趨毫端驟而逼之神驚靜而對之氣爽其才如此爲人通脫暢朗飄飄欲僊與之遊輒

生人外之想少負竒穎賢而抱虛長于朱扉華而能素秉心尚通縱而知檢雄文早達貴不及汰白屋寒畯之士雲歸之古有東阿蕭統以藻揚伯倫無功以快稱平原大梁以俠著伯念庶幾兼焉而尤好不佞不佞薄收東海聲伯念耳之甚習比南宮一接目擊道存歸語客曰屠生果然快士向也吾聞其聲今望見其氣矣自是引爲臭味雖吳國雙鉤延津二物不是過也居無何伯念頗厭居台省之署請告還吳典吳與東連越絕西接姑胥山

僧中覓可以快心可以終老

疏豪清曠情事領之

木秀潤甲天下。吞畫谿上青沙白石紅蕖紫荇歷亂而參差嘉魴素鯉鴛鴦屬玉飛鳴而上下瓊樓玉宇畫橋遊舫襍還而周遭天清地晶丹霞映空松栝怒號風雨忽至則天目諸山之變幻也梅花萬樹桃柳綺錯煙[illegible]雲島雞犬桑人則青芝諸山之幽絕也伯念曠士乃一朝歸而盡有之蠟屐把匡擊楫橫波風吹巖阿月出浦口山采芝苓水櫂菱芡朝餐沆瀣暮領殘陽意與所之累月忘返覽六博于花間弄寶瑟于石上尋高僧于古剎逢異

畢盡

聊以自解

人于深林則可以離垢絕塵凌虛逕度又何戀一
曹郎之榮乎不佞故海上披裘帶索之夫也偶邀
時幸竊祿下寮生平有煙霞之癖日夜不忘丘壑
間而苦貧無負郭一頃飽其妻孥不得已就五斗
中外風塵馬蹄未嘗不結恩東南之佳山水于伯
念行尤極惆悵不自知其神與俱馳矣雖然世亦
有有之而無無之而有者夫仰熙丹霞頫濯淥水
身在塵壤心嬰好爵是有之而無者也外洞世法
內宅淸虛足蹈九州腹隱五嶽是無之而有者也

俏念歸而有君家之天目而不佞留而有吾胸中之四明其爲消搖一也君即安得以其所謂變幻者所謂幽絕者詑我哉

山澤之臞言津津而可味。

貪賤富貴俱無足說觀其人何如耳

一篇太史息潮

壽李翁六十序

夫哫哫貧賤固不若磊磊富貴古之賢豪大人苟非顏回原憲而徒蹈蹐席門窮巷之下即何足以稱揚哉葢昔者太史公嘗崇勢利而羞貧賤夫勢利何足榮謂其磊落富貴者也貧賤何足羞謂其哫哫貧賤者也范蠡霸越成退而浮五湖即三致千金夫三致千金人以爲賈豎小節耳不知此亦英雄長算之餘也世有操奇贏市肆終身而猶然窶人子者非厭數奇亦或其智計淺矣余姻李翁

不可不歸功于天

富能保身亦非庸者

束髮遊京師從大俠酒人放蕩樗蒲蹴踘之場蓋其少年時豪甚已而乘巨艦出五湖依鴟夷子致事節策賈成敗無不奇中者會亦有天幸不十年而手致數千金顧布衣飯脫粟質任自然不以貲雄里中兒而時與故人賓客箕踞豪飲酒後耳熱投壺射覆慷慨歎咤四座生風居然五陵豪又儻易善施而謬爲纖嗇嘗出千金潤故人賓客而浮怒嫚罵之人不見德又善以智自全不以財府怨平生不作兒女子佇媚人而人亦無有甘心于翁

者此其智計豈淺小哉今得當長頸烏喙之主庶幾佐會稽下風而乃徒以英雄長算用之刀錐米鹽間則所遇異也李翁三丈夫子中子之文彬彬雅儒生而孟季則豪舉有父風三子者其氣局不同皆賢子也人言李翁有後哉萬曆戊寅中秋日迺翁六十生辰屬不佞居淮泗不得與賓客奉觴之列乃遂申此章爲壽翁顧不佞無能游揚翁夫人貌榮名豈有既乎

賜之貨殖蠡之三致原亦非庸流事此殊爲富

者吐氣

叔爲仲知己不妨並祀

管仲鮑叔廟碑記

潁上祠管仲鮑叔禮也舊志管子潁上人葢本之史記今邑有管仲墩相傳爲管仲故里而不言鮑叔潁上人近考之張處度注列子謂管仲鮑叔並潁上人也處度在晉去春秋七雄時不甚遠舊志必有據矣又考齊人物志無鮑叔則鮑叔爲潁上人信乎由管仲至於今數千年邑無祠邑人之不好事也如此哉潁故無山川陂池林麓亭榭昔人名跡可資遊覽又若古今人物寥寥甚也爲荒而

盡是其功
遐祉

後秀異之氣無地無之而顧獨若爾寥寥也覽物好古之士至此蕭條悲焉堇堇有管鮑二子成名列國標勝於茲固前史之豔美而豪傑曠士之所弃也而且罔爲之建祠血食豈維典禮有闕鄉烏覩雅致哉士風誠朴民習惷鄙士鮮德讓則典禮闕也又俗不興於雅道也不佞承乏茲邑德多涼焉日斤斤不遑抵官之明年始得修學宮制祭器稍葺南北壇壝示士民以禮既築東門河堤剏赤碑。挪綠波亭。邑稍增勝。於是捐俸裒金不給則以

不止器而不掩其功人亦不得以宣尼藉口

士民所樂助爲兩公祠吁嗟乎夫學士無一輕議管子也蓋當是時冠帶之國碁布焉莫不以其驍雄桀驁之氣爭長不下管子夾輔齊侯約束列國列國雷動而赴之計其所展布鴻鬯鬱烈哉世人往往以器小訾焉夫令管子當仲尼則器小令與後世人物挈長較短何如耶後世襪線之士動輒張口依之乎孔孟謂管晏卑卑無奇此平居抵掌可爾令身爲之何論匡合即羣百夫麾蓋之下亂矣吁嗟乎管子者奈何可輕議也抑不佞於鮑叔又

愧無知自應受賞

感焉夫綿綿之葛在於中野良工得之則絺綌不得則槁死士不得相知則沒世而文采不見管子信才賢微鮑叔則齊國一纍囚爾故仲之所爲鴻鬯懿烈者皆叔有矣是以君子貴叔也世稱相知皦日要盟青松指心不斯須而掉臂去之則市道也叔之家犬寧食其餘乎是不佞之所重感也則祠鮑叔抑又可以風矣

管仲是箇經濟大臣鮑叔是箇能容賢大臣俱是後世不易得執羆小議之觀場矮人

利名心冷

不死原虛言

痛殺堪輿之與

秦氏新阡記

夫人生遊四海歿入冥冢卽貴如侯王賢如神聖咸化白骨予觀古人無一在者高陵大寢或犁爲土田矣卽古所稱長生久視亦不能白日行遊國都謂蛻形而入淸虛藉令淸虛實有之未免去人間世與化白骨者何異形則同盡神則同返于眞生之不足恃如此達人不肯以一世過影之身多營過勞而務宣其侈心何況冥冢無知又何戀焉而憂及身後之白骨也故蒙莊楊王孫之事達者

曰孝深心適現

從莊生論亦轉歸于正

往往喜道之雖然此賢智之士所自爲高而非仁人孝子之心矣夫仁人孝子之愛其親豈有窮哉天命苟在生則欲其無涯大運苟終歿則不能延其晷刻于是乎哀傷慘戚無所於寄之則美而棺槨豐而丘墓以爲死者有知乎庶慰彼泉下死者無知乎吾以盡吾區區而已是仁人孝子之用心也是聖賢之所不非也若聖賢自處以達而爲之人子者又以達事之則何仁于烏鳶螻蟻而不仁于親親者哉夫仲尼不云乎古者不修墓言古者

墓必封嘉而無所事修也秦氏新阡者在太湖軍將山之巔兀立五湖中雄秀甲東吳稱善地蓋吾師勾吳秦方伯先生與其尊人通參公之阡也秦氏之先隴故在九龍山至故通參公而方伯先生改卜于軍將山及方伯先生下世先生諸子燉等遂以先生葬山之陽焉先生文行朗絕爲我朝名德醇儒不佞某以薄秩受知爲先生門下士不佞自賴陽渡江而先生甫下世躬束生芻哭先生靈輀下至是先生諸孤以新阡記見屬某惟山川之

擇地當風水之要

秀實生偉人鬱葱之氣結爲嘉祥仁人孝子之所爲必擇善地而葬者固以栖神妥靈亦以錫胤昌後然結秀發祥之地惟有德福者爲能居之淺薄之夫雖求之不能遇雖遇之不能有也秦氏世多君子以敦實長厚聞于吳中累傳至先生而德業昌明益以碩大有嘉祥者非秦氏而何聞始有事茲丘掘地得古銅章徑寸鏤東方曼倩像贊其文古質類神仙家語往牒謂曼倩歲星精世傳其過紫海遇崑崙巨靈事甚怪至人秀世不可端倪若

備書求誌墓之典

是則先生將證大道與東方生諸君逍遥清虛不可知雖然余稱達人即無論其仙乎不仙要之委命待盡去留無心則槃槃一丘不過寄仁人孝子之用心達者固不有夫不有其一丘即身後名又何有矣而狀而銘而記無乃徒煩其辭乎昔仲尼之表吳季札不過曰延陵季子之墓夫延陵先生之鄉人也

達人胸次孝子肝腸俱現于楮中

儉身得石權奸亦不能汚公管

國泰光祿壽藏記

余諸子大來字國泰襄惠太宰孫簡肅司寇後襄惠寬仁簡肅嚴重咸有古大臣風國泰少侍簡肅京師時世廟在服袁州父子恣睢百僚望塵顧指獨簡肅正色無所阿袁州睚眦所當立中奇禍簡肅以清忠受知世廟莫能誰何而簡肅亦益厚自訾慎戢下甚嚴國泰兢兢遵繩尺靡逾跬步有佳公子聲簡肅由大廷尉歷司寇總內臺久春秋既高累乞骸骨以世廟特眷不得請卒于官國泰扶

喪南經營襄事務殫心力以孝稱簡肅友愛諸昆季推蔭敘兄之子而國泰由太學官光祿丞名家子用才能受知主者浸浸嚮用屬有齕之者出貳通州非其好也擘畫幹理當機立辦得稍以暇日羊尚狼山風釆掩映監司器之居通二年慨然歎曰世味行盡爵栖何爲吾寧以折腰吏故久寒白沙翠竹盟一朝投劾去當路惜其才留之通父老亦攬轍遮道竟不爲留歸而就簡肅墓旁壘石穿池栽花種竹爲怡老計簡肅清約如寒士身殁之

逵观

情至此而已盡

官不思休富不樂施當亦未解此故耳

後遺產榜然國泰好客多情不廢觴咏性復慈愛病施醫藥死捐棺殮久而不倦于簡肅墓右豫爲壽藏日生之有死如晝之必夜潮之必汐古昔以來紛紛擾擾今誰在者同掩土坯夫土坯何情之有衮衣垂紳也而掩韋布藍縷也而掩英雄喆士也而掩憨騃臃腫也而掩桐棺裸形也而掩珠襦玉柙也而掩吾生而爲穴歿則歸之無爲子孫憂不亦善乎嗟嗟若國泰幾達矣不佞黑髮挂冠洸洋自放城中半畝之宮栽卉木臥榻前曉起科頭

讀此詩方人品亦一賢品也

手抱甕灌園外客不至呼妻孥討松桂話桑麻了不關人間世斯亦有國泰之心者國泰亦雅好余時治一尊邀余醉簡肅墓下不佞居恒有詩云雲深鷄犬稀日落狐兎走因嗟泉下人勉進杯中酒相與浮白歌呼起而觀漲海月冉冉生乎巖岫天風颯颯而吹衣裾即以了生死齊修短夫蒙莊禦寇吾與若師乎

國泰不殊司空圖屠先生大異不入壙之客

先生于生死能一得喪能齊故多達人胸次

瑰奇可想

○○○海覽

放舟桃花津。順流東下。登侯濤山。踞鼇柱峯。挹潮音洞。乘流送目。陡覺東南天地大荒。廖霩開朗。蕩然灝漾。金雞虎蹲。兩山對峙。奔騰峽口。蛟門峽束谽谺鼓怒。巨濤摧磢。六合撼頓。夜宿佛閣上。通宵聞大風雷聲。或如萬面戰鼓。訇訇而來。疑遂捲此山去。令我眇焉。四大擲於何所。其上挂扶桑蟠木與暘烏覩乎。其下撞蛟宮水府。與龍子友乎。聽其所之。靡弗愉快。心嵬倪蕩。數驚數喜。雙睫不復交。

五鼓起觀朝旭。初黑氣罩暮。窅窅莽莽。有若混沌未闢。莫辨四方上下。忽風起波湧。赤光迸出。橫射萬道。須臾大火輪吐海底。海峯如赭。雲霞紫翠。儵忽變幻。使人神悸精眩。散髮狂叫。壯哉咄咄。天地亦復好怪乃爾。頃之闔戶跏趺。半瞑冥寂。默朝觀音大士。則目不復有日輪。耳不復有海濤聲。出乎形。觀人乎禪定。無所不空。無所不喪。已遂乘孤航浮渺茫。絕東行。鳥迅人疾。瞬息千里。蹢蜃鼉鯨。衝波而跋浪。鵜鶘海鳧。翔風而鳴雨。蟶蛤螺蜯依沙

而走穴天吳川后。按節而揚於舟在大波中蓬蓬
天上無處可著。滇洞硑湃邈隔神人遠近諸島歷
歷來獻大者如拳小者如栗。日本三韓琉球只尺
矣。遥聯梅岑。想梅子真煉藥石室蔥蒨哉。再眺馬
秦桃花諸山。問安期生脫玉舄還棲隱處。飄然欲
往。黑瞧既過。赤橋來迎。秦皇帝使神人鞭石石爲
流血事太荒唐。始皇雖無道。亦一時共主。故海若
諸神靈所宗。容有之矣。再望東霍山。徐市樓船去
而不返。童男女三千。安在。昔人所傳蓬萊三山非

近非遠近則几席遠則萬里夙有仙骨呼吸可至金堂玉室靈藥瑤草斑麟紫麐實有非幻所以天風吹之而去爲夫凡胎穢器耳丹抵洛伽又名普陀又名小白華山觀音大士道場在焉山西折有觀音洞洞深黑窅窱中空擘開怒濤日夜縱擊龍嘯虎吼又西有善財洞石鋒峭巘足似斷而懸北折有盤陀石欹空刻露軒翥坐其上可望島夷諸國祟剎高棟兀立波中撞鐘者鼓與海濤响畣棲真學道者面壁其間永與人世隔絕哉余讀莊子

東海若篇、洸洋可駭。每謂寓言耳。乃今信之謝靈運云溟漲無端倪、韓退之云有海無天地。非身涉其處誰知其言之有味哉。乃跡山則有三山。跡佛則有洛伽。此尤爲宜棲好道者所醉心。余幸生而並海爲安期大士之鄉人、而又得蚤脫世網。倒身從之。燕昭漢武當翹首羨我。

溟洋浩汗讀之令眼界心胸俱擴。

〇〇〇五色雲賦

風織水紋
雅以落英

五月既望遵湖而西驅車高原飲馬空陂娟娟者湖秀絕而孤綿亘十里暎帶城隅沙長水明沉鷗浴鳬青蒲照人綠波平鋪乃稅駕于湖滸弔昔賢之遺跡余欽斯人兮高曠俯大湖而歎息歎息自天俛仰今古何彼卿雲爛焉以巨迴合朗曜皦日微吐蔽天者半厥色維五厥狀瓌麗玄黃雜組或如玄圭或如白珂或如靈芝或如玉禾或如絳綃或如紫綻或如文杏之葉或如含桃之顆或如龝

形容亦盡

原之草或如春湘之波澹修肴之連蜷呈冶態而婀娜又如萬花競開百鳥齊飛奇姿窈窕秀色離披威鳳之彩葳蕤錦鷄之翼差池屑屑霏霏纚纚褷褷紛乎若纈蠹乎若髫又如僊人製錦借色雲君濯彼天河五彩成文丹霞失麗明星載昏長天紺碧遥光深靚羣山並朗回浦獨映芙蕖相鮮下爍紫荇大物矜炫變幻靡窮乍散乍合若淡若濃廓兮若敞窅兮若幪嗟此璀粲雕彼大素神乎巧哉天孫所爐何文章之綺靡恐上帝之是怒嚋驅

眞宰泄祕抽玄東壁獻圖丹甲命篇掞河漢以布
彩走五星於毫端振藻耀日鴻思寫天聳妖虹而
直上搠列缺而倒懸洶天章之巨麗何人工之能
爲相如么麽子雲無奇錦心莫吐彩筆藏輝雕龍
刻鳳之技黼黻藻火之形莫不鏤其文采遁其精
靈金闕洞開高敞玉樓丹青錯落棟宇雕鎪閣道
玲瓏列僊出遊引以瑚輿夾以華軿霞裾成削環
珮相糾紛朱幢與紫蓋嵌七寶而雜琳球朗焉翕
赩六合晶熒繪山川絢日星掩閶門之紫氣奪霞

標於赤城有爛其光燁燁其英。王母之所不能謠
羣臣之所不能賡是誠乾坤之上瑞兆　國家之
標赤城雲表
文明者焉。神爽悅矣。骨驚余安得躡層雲而上馳
下覩大地之與蓬瀛。聊申意于斯文。悵獨立而屏
營。

盡態極形更盡妍極麗

地靈故燕人傑

○○○閔貞賦有序

翟節婦之死余既爲之贊乃心高節婦不已既讀楊司空閔貞賦感焉可謂異世同嘅遂有此作顧富材勁力既乏漢聲亮節繁音復慙六代聊以寫予心之忡忡矣

皇皇燕京端居至尊倚拔堪輿包絡川原居庸虎視太行龍奔金臺崔嵬高枕帝閽玉河湯湯流于薊門王氣磅礴秀結雄屯覽方輿之勝槩吊往古之遺蹤昭王發憤昌國景從太子召平馬角荊卿

俠烈之風出來尚矣

感乎白虹田光忼慨而折首漸離擊筑而悲惆精光變天歔諤生風燕丘荒而俠骨銷易水寒而壯士去靈氣不收山川奔互鬱結蜿蜒是生貞婦維此貞婦婉孌靜柔叶鳳占于太卜迎雁幣于蹇脩奉君子之清塵擢下女之士羞薦蘋宗廟采綠道周調瑤琵之和聲結錦褵之綢繆指白日以蒞盟誓黃河以長流娛清風于曲房眺明月于高樓銀缸照夜紈扇度秋期千齡而萬歲不挂人間之離憂何夫君之不延儵淹化而訣絕恒嶽峯摧滄海

朱孫蕭　　寫寡妻居之態

波竭榮華霜殞光景電滅朱絃憀其無聲玉簫㷃
而吹折爾其爲景也高天泬寥平野蕭條朔雲下
垂層冰折膠大陸不流剷馬失驕河盡檉柳原枯
蘭若日落沙昏烟起風嘐鬼火微陰房青華燭滅
玄堂扃冷月檻乎繐帷飄風動乎銘旌佳人憀怛
黯乎傷情爾其爲容也咿咿喑喑漆漆沉沉霜棲
素面淚落空襟朱粉不御羅襦塵侵脆去玉珥棄
擲華簪神ニ形槁若聾若瘖瞑息塊苫之上枯坐
靈輀之下鬼伯相呼司命不假悵夫君之不來白

天寒翠袖薄日暮倚脩竹處而妍

日匿而長夜屏寢食以彷徨。顧靈脩之速化、從夫
君于夜臺。永與世而相謝。我思古人。悒鬱怦怦。睎
心令女。矢志陶嬰。凝凄斷臂。梁寡殘形。遊目蒼梧
之野。想鼓瑟之湘靈、殷啼痕于脩竹。銷綠黛于黃
陵。爾乃絕粒而逝。枵腹而槁影。閟寒坰墳荒古道
孤月照而流黃空。雙燕飛而重門俏。繡被委于香
塵。玉骨化爲瑤草。悼夫婦之精寃、託蔦蘿而憑幽
鳥。效伉儷于黃壚。後天地而不老
纖聲娟韻。弱態柔情、若有人兮。含睇歛怨。寥落

而不欲生。

前敘燕趙俠烈之士僅及戰國。下不紀焉想有迤北壯氣不鍾于男子鍾于婦人之嘅

好督府提
督急務

實父督父

程烈女傳

烈女姓程氏名菊英開化人幼淑慧知書容貌端頎鬒長委地光采可鑑雅修梱內之德里人張氏子委禽焉青陽富人見徐生者心慕程氏色求昏其父拒之曰吾女業巳許張氏徐生卽富義不可易也徐氏百計圖之不能得則賂卿大夫有權力者言於督府督府檄下郡縣發卒圍程氏脅程氏父死矣父死之日歎曰吾女不幸爲勢家所逼脅而吾又無祿卽世脫不諱吾兒以死持之不然者

何減范滂母　不可奪之志　孝烈讀之使人傷悲

吾不瞑九京至是卒縶程氏毋若兄而劫程氏將昏於官毋且行且泣而回顧曰兒幸亡忘而父垂死之言程氏曰大人勿憂兒不難一死以報大人白璧可碎不受辱矣五百懸車於門促程氏就道暴甚程氏盥櫛罷更衣盡縫其襯衣而外束以帶甚固懷短刀馬呼其嫂曰妾不幸不能卒事嫂命也詩不云乎豈不夙夜謂行多露妾不忍偷一朝之生而貽萬世羞家有老親幸善事之嫂涕泣不能仰視遂行程氏兄赴縣官縣官鞫之日爾業

好縣令

好[illegible]

賢哉兄

許昏徐氏父死而背之者何其兄曰許張氏非徐也縣官曰有徐生尒安得張氏徐生富而爲人雅有文彼且以督府命求昏其誰敢不聽昏則女生而家完不則女死而家滅尒弟籌之曰大運苟終死爾毀行以從人滅大節而偷生仁者不爲也爲人上者將綱紀是修而棄之何以令也以督府之威加於一寡女子乎縣官怒命行刑慘毒備至不爲變程氏行至半途謂侍者曰去入城幾何侍者對曰十里程氏乃就輿中以帶自縊而死少選天

莫謂天遠

賴有此耳
猶有良心

地晝晦風沙障人如傷烈女冤者五百大驚啓覩輿中死矣輒白縣官官大懼曰吾以勢家故而殺一烈女乎命禮歸而塟之屠子曰人死則穢蘭死則芳若程氏人耶蘭耶烈女不幸死強暴而又生太末西鄙無鉅儒名賢爲之表著幾於汝後嗟乎蘭彼豈爲人而芳哉

有烈女又有賢父母與兄高誼棗于一門有徐生又有晉府縣令強暴萃一時各以類應豈草野多奇行而肉食盡死心哉

傳芬譜織。大有關于世風。與楊升菴唐貴梅傳。俱能生幽貞之色。伐貪暴之奸。烈而且孝。兩女亦不可軒輊。

鬧中之靜為真靜

卷之二

○○○與田叔

古人云境殺心則凡心殺境則仙又曰靜處煉氣鬧處煉神靜處做好不如鬧處做更好心要養得虛靜直是死灰任他翻天覆地打動不得至塵涵喧擾事物匆忙中尤須回光內照還認得箇真我莫遂逐了這事物去事物衝過一翻則心地平穩一翻平居安閒無事陶養心性正在境上校勘果然如何來諭云一遇不順無明頓生如此是足下

聖賢靜存
動察即是
佛家止觀
三教原不
大異

破橫逆平
忿懥

工夫淺也。又向在靜中修習事物上校勘少也。一
夫橫語便分出是非生出煩惱假令萬境紛沓橫
衝直撞如何試得過去即此心地何由得到虛靜
恭靜中之靜不是靜處動而不失安閒乃爲真靜
禪家修止觀覺妄心才動便宜止住止而不住則
用吾之見解照破之止觀雖非二事實有此二義
即如橫語入耳惱怒心生便急止住一時止他不
往須理會楚漢曹劉不過一場鬪氣此悠悠之徒
所關係有何大事而以區區動我心地忿懥之亂性

也還是一義

勝之不武著甚要緊一過濤蕩矣不肖鈍根淺器苦心此道入間世毀譽利害震撼擊撞寵辱是非風波起伏猥細煩勞殆已嘗盡每在助勤之中時時照管時時磨鍊常調此心近頗覺得力物在不亂物去即淸是僕之得力在鬧處不在靜處也非敢謂遂已近道顧旣與足下辱在同心不敢不以愚見質之高明且願有請也司馬公不以學道聞然自今追考其平生實類有道故僕作私諡議多及此語不審足下以爲何如敬美自秦中還著關

洛記遊。屬不肖爲之敘。奉去一冊。近以履畝之役久出郊外。稍得覽憇境內山水。招提。以此爲適。第見江鷗野麏。與發林樾。想終是此中人。念田叔恭居。如望空際。

以靜居動。則動不擾。視靜如動。則靜不馳。總之境有動靜兩種。心無動靜之殊。凡障破矣。書中直恁分明。

肯與長安

○○○與元美先生

長安人事如置奕然風雲變幻自起自滅是非人我山高矣南華先生云與其是堯而非桀孰若是非之兩忘諸君子下地獄種子僕洗耳不聞也乃先生之耳無所用洗矣趙汝師落落然雞羣野鶴哉然不離是非此行謀石隱矣僕又以爲且不必爾汝師在國家若獬豸即喑喑無聲能令百獸震恐以此爲三千八百他日名書上清何急而息影滅迹也聞先生近日神大王甚喜抱雲霧長往矣

亦人是非場矣

先生固其所海內君子頭顱種種脫航之一官輒棄其平生老至而耄及利令智昏邪先生福德完矣陽滁山中之約頗有近耗不微言可以醒世

所樂在是

答王元馭先生

往來糾紛文責塡委誠有如先生所論然雕蟲之辭其鄙性實好爲之每成一首不勝其愉快思浮氣揚不能降伏今尚未覺疲耗久之未有不受傷者每念及性命大事悔恨於此決意勅斷取筆研焚之示不復爲未幾技癢宿病旋發譬之甘酒嗜肉之徒雖受五戒嗜好不除不自覺其易犯也其今在此中貧遂刺骨矣生平罕程鄭交無從告貸荊婦頗有桓氏賢行無簪珥可脫其腰下止有銀

貧哉香署
蒙矣々郎

帶一條亦毀以佐朝夕將鬻其雕蟲之辭乎百首詩篇不易斗粟爲郎俸薄如東方生苦饑而不省之眉頭未嘗一日不揚也來書云先生多病此當不損先生靈光即病亦魔事爾瑯琊先生辭九列之命是矣第先生恐終不免何以蚤策之

不爲諛詞以諂人不作誕語以傲世抒寫性靈點染光景亦何不可若其強制亦云多事

○○○與張肖甫司馬

連朝凍雲垂垂都城雪花如手含香之署淒然懷氷矣日與二三同心擁榾柮煨蹲鴟而啖之有少黃米酒佐名理差遣寂寥一出門騎馬衝泥手皸膚折馬毛蝟縮僕夫凍且欲僵朔風有權濁酒無力此時念明公正在邊徼人煙蕭疎積雪丈許寒氣當十倍于都城胡馬一鳴鐵衣不解繡旗夜捲笳吹亂發按壘行營想見妻絕帳中取琥珀大椀侍兒進羊羔酒而聽歌者歌出塞入塞之曲朝提

陸曹桑書

與夜半火來詩同況

似此勝都城矣

猛士夜接詞人雖凄其亦大雄豪有致哉不知幕下頗有差足當明公鼓吹如昔陳琳孟嘉其人者不此時恨小子不得奉么麼六尺而侍明公淋頭捉刀之旁　國家倚明公如長城驅明公如勞薪亦以雄畧不世出故此韮生所以有櫟社之嗟也雖然春明門中終當借明公盈尺之地列侯東第計亦非遙但不知何時西謁青城先生

邊塞之樂自豪閒曹之樂自韻能領者隨地得之

與卌一醉截將愁去同

與陸君策

往與足下醉西冷橋上醉我家東湖醉虎丘醉峰泖爲日亦久爲歡亦暢乃別來終抱耿耿何耶再別吳王試劍石下與大帝陵口之別微覺不同陵口之別握手踟蹰數視日影河梁之義足爲千秋淒涼姑蘇之別追隨竟日撒手即行差近草草然僕以爲草草之別深于踟蹰何也畏別也所畏者別小遲則生情生恨益不可任故恐而斷之一麾輙往然而別後之恨又何可言文通多情人黯然

銷冤。四字描寫眞若畫。君家元量當已行。八行計已達久所幸有偕計之期。抱握非遠。不知此時僕尚在春明門否臨書惘然不盡。

善言別趣有文通賦中所未及

非出之致耶何以為糞壤也

○○○與君典

條風駘蕩景物明麗郊園春事當盛花下玉缸有良友圖善獨酌亦自成趣海內豪傑咸得所處郎朗寂曩異操出處殊致尚都不失逍遙獨不佞淪於糞壤郎今青陽之月蓬垢而對囚徒夭桃刺眼鳴鳩聒人坐惜春光擲於簿領所幸故人馮開之從錢唐見存留齋頭數日去之婁東謁二王先生復還留數日借彼緣力蹔解我天弢相對嘯歌一破孤悶去矣開之出門旋坐囂溷雙眉放數日遂復

攢。先生寧有意乎。曹生遣使候起居。彭徐二生亦
以長牋奉投。便致此。詞。不盡不盡。
甚有穢仕途而樂友[illegible]之況。

人有求此不得者

不必從君乞步兵廚矣

○○○與顧益卿

李牧今在邊矣漁陽涿鹿之間如增築一長城足下才名雄略爲時人物色南北奔走何時稅駕乃不知足下滌除玄覽聞道有年詎止英雄伎倆哉第云英雄亦屬皮相僕文弱六尺爾幸不爲世眼所窺而身多雕蟲一技未免以筆札爲人役溢精耗神時時有之乃知甘井直木之喻有足痛心者足下治薊州有美醞當君在事僕醉客之具且取給焉薊州固僕貢獻之國矣僕居長安貧日乞燕

遠舉何難但非彈射不舉耳

市米而座客不減無步兵之厨而有北海之累奈何然僕固不以此小損其消搖之致常動常照主人翁尚無恙也足下日講兵事以薪近火得無然其胸中須彌不婁上兩王匿跡雲霧時時爲人篡取豈鴻飛尚不高邪而僕與足下又苦未能遠舉寥寥此道終無人哉從紛拏中潛煉容緯僕與足下願各努力。

筆端時露睥睨之致。

心不逐境

何啻上官儀入朝景況

○○○答李惟寅

含香之署如僧舍沉水一罏丹經一卷日生塵外之想蘭省簿牘有曹長主之了不關白居然雲水閒人獨畏騎款段出門提鞭懷刺囘飈薄人吹沙滿面則又寄想江南之青谿碧石以自愉快吾面有囘飈吹沙而吾胸中有青谿碧石其如我何每當馬上千騎颯沓堀堁紛輪僕自消搖仰視雲空寄興寥廓踟躕少選而詩成矣五鼓入朝淸露在衣月襆宮樹下馬行輦道經御溝意與所到神遊

不特如逢逢戶又且逢戶不忘

予又嫌者一取字于心

僊山托咏芝术身穿朝衣心在煙壑旁人徒得其貌不得其心以爲猶夫宰官也江南神皐秀壤多自左掖門下題成足下住秦淮渡口煙銷月出水綠霞紅距風沙之地萬里而書來忳憏殊不自得何也大都士貴取心寘境不貴取境寘心此中蕭然則塵壒自寓清虛內境煩囂則幽居亦有塵雜足下以爲然不鄙爾瞻以言事忤明主又有秣陵之行此君清身直道有國之寶也足下當與朝夕嘉晨芳甸條風駘宕南勝美人匈如結矣

仙仙有致。如挈身玉山上行。

動中實自有靜動時不能擾靜。此事非先生不克知。非先生不能有。

一幅待漏圖不如是

又一幅江南意

〇〇〇在京與友人

燕市帶面衣騎黃馬風起飛塵滿衢陌歸來下馬兩鼻孔黑如煙突人馬屎和沙土雨過淖濘沒轂滕百姓競策蹇驢與官人肩相摩大官傳呼來則疾竄避委巷不及狂奔盡氣流汗至踵此中况味如此遥想江村夕陽漁舟投浦返照入林沙明如雪花下曬網罟酒家白板青帘掩映垂柳老翁挈魚提甕出柴門此時偕三五良朋散步沙上絕勝長安騎馬衝泥也

猶是獨善語然可以冷鶖夫熱腸。不然人盡野

處。國事付之阿誰。

儘華艷矣第不與俗同耳

〇〇〇歸田與友人

一出大明門。與長安隔世。夜臥絕不作華清馬蹄夢。家有采芝之堂。堂後有樓三間。雜植小竹樹。臥房厨竈都在竹間。枕上常聽啼鳥聲。宅西古桂二章。百數十年物。秋來花發。香滿庭中。隙地鑿小池。栽紅白蓮。傍池桃樹數株。三月紅錦映水。如阿房迷樓萬美人盡臨粧鏡。又有芙蓉蓼花。令秋意瑟更喜。貧甚道民景態清泠。都無吳越間士大夫家華豔氣。

翠色娟娟烟滌竹。妖香奕奕露凝花

民爲国本
以制民爲

○○○人臣體國

古之言人臣體國葢以國家爲身體也人之于身體勞逸欲均饑飽欲時起居欲慎寒暑欲調養其血脉惜其精神何所不至人臣以調護身體者調護國家則莫如注念黔首是故節其勞逸問其饑寒教以義理厚其風俗去其慆淫鄭其疾苦法令必審身範必端祭祀必誠禜雩必敬以吾心合天心以吾氣召和氣有利於民者興之如口腹之得美飲食也有害於民者去之如面目之去贅疵也

體國正誤國也

肺肝如見

心至于此不可救藥

以此體國斯人臣之道也今之人臣借官爵以梯榮假操柄以射利耳好淫聲目好美色口好美味身好華衣宅好其弘廠田好其膏腴僮婢好其奔走賓客好其獻諛山園好其佳麗珍玩好其充盈此其念在民乎念在身家乎縱勉作一二善事亦未必本其愛民之誠心不過緣此以博聲名獵大官大官未得尚稍爾檢持一登要津遂不勝盈溢無復有矜名惜行之心而貪婪狠籍以為吾即止于此可矣吾之身與吾之子孫足受享矣有臣若

彼云兩者俱不足懼奈何

此國家將焉賴之天下事每被若曹壞不有陽禍必有冥報戒之哉

體之一字無窮註疏總之能體民正是體國奈何今之不以手足待民而以犬馬土芥遇之乎不慈者正其不忠

提出今人心事應有羞而汗下者

蕃武之畾
曹節是也

袁粲之畾
蕭道成是

何進之處
張讓是

○○○圖事

古今人圖事不成者大都由幾露于不密事敗于輕舉禍成于少斷變激于太苛智緩于先著患生于所忽幾事不密未成先露人得爲之備我計未行彼謀先發一也天下之事必量彼我審才力相事機然後謀不輕發發而必中若力不敵時未可輕于一逞取敗之道二也乘機遘會反掌禍福呼吸存亡當如迅雷激矢使人不及隄防一舉事濟乃狐疑猶豫當斷不斷我未及逞彼反制我三也

刘謝之處刘瑾是也

陳蕃不用張奐五王之失鄭愔是

五王除二張不除諸武是

誅討罪人法止加于有罪刑宜正于渠魁威行鉏奸恩覃解網斯事體妥而人心安若株連蔓引草薙禽蒐必盡滅而後朝食計無復之獸窮則鬬天下之變徃徃以此激成四也或權有可借或人有可使我不能先據其處反爲敵人得而用之而我乃束手待斃五也功成事定之日尚當慮後防患永作良圖乃云大事已定無能爲也而高枕肆志氣盈意得不復設備或意外之變猝起肘腋盡喪前功一跌不救六也歷觀古今人圖事不成或成

而旋敗者未有不由此數端者也當事者其慎之哉

總之先事機欲密勢欲審謀欲斷後事網欲寬慮欲周自可以無患矣人奈何以人國戲哉

僞沉重者何處躲閃

○○○核實

人之才性有深沉厚重有英敏捷速深沉厚重者其德宏遠其器鎮定退然常不欲為天下先而當機應變不動聲色夫是之謂上善而中庸之徒亦往往遜焉淺中輕慮之夫遇事風生漫無成算至浮佻矣而英雄快士伉慨立斷世之權魯者亦必以輕俊詆之是烏可不辨哉夫所謂深沉厚重者當其無事時凝然不動機來變起駛于風雨捷于激矢矣若內存恇怯而外託沉重已則無能而自

讀之令人髮指

英雄辨

號省事不爲善亦不爲惡事關國家之成敗者退不敢任而曰吾不好名係一身之利害者尺寸而計之而曰吾不爲禍首脂韋渜涊而文以溫恭厚貌深情而目爲沉靜徼天之幸終身福澤當時盛德之稱歸焉此亦可謂之深沉厚重乎英雄俠士明爽洞達則類于淺露英毅神敏則近于輕揚祇志好修有似近名勇于赴義有似喜事不知宵人淺露而心迹之皦如天日者亦謂之淺露乎溥夫輕揚而機事之貴于立斷者亦謂之輕揚乎好修

眞識英雄具眼

則以爲近名名苟不好何不可爲然君子之爲善豈必皆爲名爲名者宵人也勇于赴義則以爲喜事赴義不勇則天下之事誰當復任之乎大都善人吉士好善樂義自其天性有大利害不計而何計區區之小名遇事風生當機立斷而其先必有沉思其中必有遠識固非一無所主而孟浪爲者也自好名之說興人不敢顯然爲善者而敢陰爲惡自喜事之說興而國家任事之人少矣好人往往得志而英雄坐困是烏可不辨哉蓋其所關于

國家者不小也此說盛行乃奸人之利非國家之福也

品之眞僞條晰甚明人無過疑于英雄反令不肖售其僞

誠僞

詐於爲善不如誠於爲惡也爲惡而無機心不肖之行有耳共聞有目共見身被醜聲爲世大詬或致窮蹙懼而悔改猶爲厚幸私利之念存于胸中闇室惛淫無所不至而掩飾於大庭廣衆之間盜蹠之行篤道學之名口談清虛而身染垢穢眞情敗露人且姍笑之若城府旣深形迹復密卒以欺世盜賢者聲方岸然得意居之不疑是姦人之尤也其爲過惡不更甚乎君子浴德澡心力行善道

而表裏洞達人皆了然其有善一日月之明也其有過亦日月之食也必如是而後漸合至眞矣宣尼惡鄉愿只是以僞亂眞一售其僞其人品再不可救藥也

似是難明
雖黃易起
豪儀幾微
壞天地揩品

礛碱砆冒玉
苶盃令瓊玫
無無光

○○○愛憎毀譽

愛憎毀譽自古無定論誠憎其人而毀之也坦蕩則為疎誕厚重則為艱深英發則為狠躁謙退則為巽耎仁愛則為柔媚高介則為乖戾和光則為檥溷簡靜則為惰弛勤敏則為好事守已則為為我拯物則為沽名誠愛其人而譽之也疎淺則為朗暢深險則為沉毅躁妄則為剛果萎薾則為沖抝依阿則為仁厚崖異則為獨行汗流則為埋照避事則為恬退妄作則為立功自為則為養高趨

[illegible]須自作主張

時則爲利物君子學道修身惟自信于此心此理而已不自信于此心此理而儽儽焉奔走於愛憎之口不亦勞乎即吾之操持安所適從也

世路無憑眞才難白原止有平心法無迎世法自信方是狂濤中之砥然而亦苦矣

兩者似乎分曹然必互用乃善

○○○尊生達生

陶潛詩云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可謂達生矣未及乎尊生也委運造化任其生死生亦不貪死亦不怖是達生者也寡慾清心存神養氣出離生死延年度世是尊生者也尊生而不達生則生死之念雖勤生死之關不破功雖切于修持心乃住于貪著不名爲尊生達生而不尊生則不知命有可延之理徒爲是曠達之詞知其無可柰何而姑云聽其來去不名爲達

晉公如此所以能建偉大事業厚達非直徬山林下作也

生古人云塵勞中隨處下手是尊生者也生死上不須用心是達生者也兼此二者乃謂之道裴晉公曰雞豬魚蒜逢着便喫生老病死時到即行常存此心則無有不喫無有不死譬如身在風波日我無恐眼見鬼魅曰我不怖安知其非無可柰何而强顏作達哉余常見士大夫平居掀髯抵掌讀達自命一旦臨小利害便動其心此豈眞達也乎哉故曰能尊生者能達生

闡發自無剩義若誤認達生却不在死多許人

志與目俱不俗

要不俗

適志

何以適志青山白雲何以娛目朝霞夕照上有長林下有廻谿黃鸝晝出玄猨夜啼耳聽松風以當管弦匡坐大石手汲清泉樂哉山居可以徘徊巖洞陡絕谿焉中開竹房內幽石壇外朗有客清言無客獨往人世隔絕神冥大虛一事關心焚香展書

翛然孤雲野鶴樂志論猶覺于世多求

○○○擇交銘

青松指心皎日蒞盟酈呂（酈寄呂産呂祿）相賣耳餘（張耳陳餘）交傾欸欸閫閫莫可僃數管鮑而下此道如土公叔（朱穆公字有絕交論）所以著論孝標（劉峻字作廣絕交論）爲之太息。白衣蒼狗毋以爲金石。

末句詞嚴而厲。

○○○江南春信箋銘

陽和洩萬物賡此華茁疇爲遣使東皇太乙。

煞想語俱奇。

○○○蜃樓

欲明欲滅似近似遠琱牕忽開璚簾乍捲日照轉鹿風吹或斷海神登兮捋紅鬚龍女憑兮搖翠裾何精靈之不可究詰洵一氣之縹緲而虛無

風吹句猶可移之烟雲先以日照一語確矣

兩句寫盡
斂人之照

澹雲易散

○○○程思玄小像贊

思玄恂恂其人如玉佩蘭與椒郁其芳馥文不含毫書第過日朗散多姿清虛寡慾埽地焚香坐恒盥沐芸窗棐几左右緗軸宅我高潔皖彼穢濁交必名士動必遠俗擘勝湘漢采真句曲司馬主盟秕藻雲煜余覯函中松飈謖謖長轡未騁胡遽奄速寄礫如棄寄賓不宿人之神俊上帝所促嗣輔洗馬是以無祿覽君遺照我淚蔌蔌

應是一清雅少年語語生人惋惜

故是快人

○○○沈純甫像贊

萬乘在前臨以白刃仰首信眉龍比未俊邊風如刃雪如花黃沙茫茫莽不見家萘邪薺邪子卿同車石上寶瑟松間綸巾玉妃倚䦨戶桃花照通津一石不醉長歌送春神情散朗風華暎人香山巑明雨後身丹籙金蕤秘記玉牒塡胸五車補亡三箧嶽瀆來趨千秋一睫該中壘之淹通掩司空之博洽夫其形魁然其神獨矐乘六氣而洸洋揮八極而不掉夫其形可貌也其神不可貌也

疎回才士所易涉

絕妙古風兼杜之雄李之雋

○○○自贊

爾貌清臞而神內腴其文則藻而樸自如流浪四十年行類滑稽而心數難忘機刻僞世共指以為愚愚未必然乃名之曰疎霜降水涸華脫木枯萬緣儻盡五嶽可廬人稱為我我不知其為吾字有春秋然而非誇

自非至人
鮮不爲動

○○○跋荆堂銘卷

荆堂者何樹荆於堂也田氏三荆古稱兄弟之好也新都程時啓先生三子伯問仁元方仲問學思玄季問策獻甫並挺珪璋之彥馳縹帙之聲孝友篤行契叶塤箎樹荆於堂所以識也嗟乎人間世兄弟舞象嬉戲徵逐靡不驩然長而授室析箸哲婦內嗾燕朋外間持若敵國日尋干戈同氣之謂何慾利蔽於靈府物誘牿其眞良于鄢之傳左傳鄭伯克段于鄢閱墻之詩至不忍讀程氏三子不忘樹荆

之意敦薄俗維衰風其爲河源砥柱大矣行義若此文乃足貴不然曹子桓即麗藻絕代君子賤其處東阿王鄴下黃鬚兒事子桓曹丕字東阿王曹植黃鬚任城王曹彰皆丕弟也丕忌殺彰復欲害植其母卞太后數敕之曰既殺我任城不得更殺我東阿令人臨文欲嘔田氏一枝流芬奕世世世多尺布之謠何哉也應靚跋知警

跋程節婦卷

嗚呼程母之貞縣諸日月嶺南宣城之言亦縣諸

日月大嶽拳邪海衣帶邪嗟程不死矣余獨惜宣城昨日爾而此戕儵爲陳迹曹娥之碑山陽之邃兩足泫然

卷中應有君典詠歌撫卷不勝今昔之感

天問

○○○祭比部朱先生文

吁嗟乎傷哉先生之無祿即世也事有不可詰者世人往往舉而歸之天謂茫昧窅冥回薄推蕩偶與之遭誠不得其說耳竊謂人事無論矣即天道何為者先生文收四海之聲而位不登台司才抱皇王之略而官不過郎署心營六合之觀而壽不滿五十其連蹇而不得志也孰扼之其榮名一瞬而輒告逝也孰促之方其激昂青雲也孰亨其運曾未幾而畢命黃壚也孰為之災謂景星鳳皇世

何限不平
彼蒼難問

不恒見見且不得而久先生固所謂不得而久者也則世亦有久者矣謂寄寶於人取不越宿先生者固造物所亟取也則世亦有不亟取者矣是又惡可知耶余觀先生儻蕩窔廓睥睨大塊之間將垢氛萬物而之乎玄冥即垢氛萬物而之乎玄冥曷不身處人羣神遊八極以市朝爲隱以官爲寄以天地爲蘧廬以光陰爲過客若東方生避世金馬焉不可而顧溘焉長終也朝露晞於白日叢蘭敗於秋風霜蹄蹶於中路婚嫁未畢何遽爲五嶽

情氣薄就
殺峯頂

之遊功業未竟何輒謝人間之事吁嗟乎傷哉天胡畀之才胡靳之年胡發之遲而奪之速是又惡可知耶某等不佞辱次公太史先生幸收卹之門下則事先生固通家丈人也今若爾庸得不潸然出涕以悲吁嗟乎傷哉先生會稽人卒於京師會稽去京師數千里而遥經黃河大陸固達人所嘗行遊也某等願先生䰟氣無北而東東且返桑梓依丘墓即不幸蚤世其所干百禩不斷滅者固有在焉某等又願先生無戚於此然先生非有戚者

也薄陳絮酒。敬弔先生。願瞻英爽。若惝怳至矣。

若涉平野間。風悲白楊動。哀草接天長。哀哀淚

珠湧。

騷雅之音不絕

祭二陸先生文

遵太湖而頓轡兮覽鉅野於修岡弔先賢之墟墓兮藤蘿翳鬱而徬徨時孟冬之玄月兮風凄緊而彫傷禾藁葭而臨水兮白露下而爲霜感華亭之唳鶴兮送吾目於雙鴻孤雲莽其起天末兮懷二俊于江東標朗秀之颯沓兮决焉賞鉅麗于司空哀夫子之才大兮遭逢時而多凶洵嘉名之鵲奮兮夫何叢蘭之敗于秋風牙旗折而鼓音死兮掩雙龍于重泉風沙起而晝晦兮亮精寃之所宣身

佩大將之印兮口吐鴻儒之鉅言闖四大之缺陷兮吾獨嗟美好之難堅肆猰貐之與鑿齒兮又張羅而彌天固犯道家之所忌兮亦夫子之尤也委去留而無心兮蓀獨遺此丘也栩叢祠而薦藻兮揚靈爽於千秋也紛木落而艸枯兮睇玄雲之若結蒼山空而夜寒兮河濺濺而聲咽撫長劍而大息兮緬想夫子之遺烈尚饗

不云無才難以言智先生所不能諱也

一中饋足盡婦事何須瑣瑣

○○○祭杜夫人

嗚呼夫人明德朗徹蓮華金掌冷風廻雪執䕶君子蘋藻是潔萬里長征一病乃訣疎簾夜空短簫秋咽芙蕖香死履綦影滅遊寬何歸三秦陡絕神女騎龍姮娥奔月嗟嗟使君心斷涕垂千古沉痛集于雙眉空池冷波高木商飇入門抱影朗月鑒之尚饗

語簡情脩醞藉無限

峴山碑

祭王博士

嗚呼先生德表鄉閭行高于古人日之暮矣蕭然一寒官志操彌厲解衣卻金貧士慕義清身端範賢者所式生平擇地而蹈寡欲保身非自伐其生者乃爲投牒故北方苦寒風雪所侵嬰玆疾眚而東猶以尊生有素外枯內腴神氣充然庶幾不死竟厄大數罔以延年余雅高其爲人爲之哭臨盡哀嗟乎善人官不逾歲祿不飽孥殁不首丘殮不備禮謂之何哉爲善自天性然厚植薄享知先生

不恨生而顛頓死當逍遙世俗之所謂福澤君子之所不貪天之予善人或不在是又何詰焉嗚呼槃槃一丘誰爲大官滔滔古今誰爲長年茫茫九州誰爲故山回也夭憲也布衣舜也蒼梧之野聖賢豈乏之于德哉形束一隅神亡不之請歸近延陵之墓而葬焉尚饗

三語斷盡說箇可痛處

痛快窮寃歛恨旅魄緘悲。

微言可思

戲爲生祭周叔南文

嗚呼叔南䰟先鬼逝躍馬氣灰擊劍心死維匣有刀維房有矢淹淹下泉一蹶不起曲房長辭玄堂永閉風雲滲淡日月飄忽衣弗御而已塵肉未寒而先骨號樹間兮聽蛄悲牀頭兮蟋蟀生時多營嶮崎突兀追風飛兎摩空爽鶻手擢勁虜足踏溟渤雕龍搏虎爲世英物壯圖不成飲恨而歿於戲叔南對酒不能飲有客不能歡纖月空墮燭花空寒哀角已盡微鐘復殘使我仰天而涕廢箸而歎

嗚呼爾形頑頑爾氣稜稜固將望爾以千秋合遝萬里驍騰昨日之日騁驊騮于天步今日之日掩狐兎于寒扃而使俠士有恨英雄無年白璧中斷紅粉早捐三河氣咽六郡心憐華堂寶炬散爲荒煙茫茫獵場犁爲墓田天青射鵰之野地冷飲馬之泉又何由逐輕車而出塞隨都護而臨邊嗚呼運遥必遷物窮乃終何日弗西何水弗東秋草罷綠春花披紅嗟夫君之盛年何督焉而就木形未離于人羣名已登于鬼錄若有人兮山之阿羗俠

子兮水之曲風之生兮蕭蕭靈之來兮肅肅又安知龍女之晝游彷彿湘靈之夜哭嗚呼世固以形存爲存形亡爲亡萬物擾擾亦又何常千秋神王馬骨魚腸一朝氣盡西陵北邙君之言笑如故而黥焉摧藏以慟哭而代管弦又何必青楓之與白楊

韓娥之謳雍門之琴可令之悲亦令之憤

爲尽沉酣

戲爲酒徒祭文

名挂醉鄉蒐遊鬼市舩內拍浮儘極持螯之樂道旁枕籍終酬荷鍤之心送浮生于麴糵天地何知付世事於酕醄古今稱達三萬六千塲未盡生前之醉一百五十日節謹澆身後之墳

一味麴糵不知生樂不知死悲拈出不令之闖劉伶王勣之席

○○○先君丹溪公誄

大洲之濆厥土膏沃風氣摶厚先公是毓於穆先公高華舊族弗習佻巧天生純朴棄瓢箕水挹瓘漢陰高揖羲皇實忘機心溫夷愷悌去爾睢盱于義則厚于財則疎見害弗避見利弗趨大猾同載鼎人告覺公竟遣之弗私其槖長公逋負醫第以償雖曰無家孔懷弗傷魯有恭士七十傴僂公實蹈之亦莫敢侮盡捐世務不挂胷臆逍遙東籬夢寐彭澤形神弗勞高風遐邈澤乎其德溫乎其容

龐眉皓首海岳穹窿嗟公之年胡不耄耋一朝無疾神光電滅陰霾障翳白日匿影冥途何長夜臺何靜煢煢弱子千里奔還送死弗及罪惡彌天呼號泣血摧我肺肝靈輀在室繐帳在堂再絶再蘇明燈煌煌時維孟冬縞乎繁霜悲風蕭條木落草黃高旻寥穴四顧莽蒼於戲哀哉亦孔之傷

臭如廣風音亮且洪

閨中儀

○○○陸太史夫人哀辭

陸太史敬承喪其夫人痛悼而賦神傷太史達士賦神傷神可傷乎余爲作哀輓而以贖語終焉

有美玄娥窈窕連娟來偶喆士相將盛年士也早貴亥戟之衰玉版金璞蕤蘭與芷夫人相之蹈道秉禮覺雁宵征鷄鳴戒起婉不及媟敬不廢歡以肅以雝如蕙如蘭浣濯必親拮据無難備炊未餕擊絜未寒士也晏客畜醑治餐士也遠行秣馬裝

讀欲盡

鞍但見其給莫知其端厥德方並厥情乃深人憐以色我憐以心珊瑚爲理玳瑁爲簪芙蓉羽帳葡萄錦衾百齡無恙玉瑟雕琴一朝遷變榮華衰颯花落辭條珠亡去匣月冷虹梁雲棲畫閣香奩晝空金鎖夜合鸞鏡在臺蛛絲盈篋雕牀綉被儼然空陳御巾裹粉更有何人衣焚爲灰釵碎爲塵慘不忍見動魄傷神素帷望影望不可親有時入夢惝怳非眞嗚呼夫君亦孔之哀仰天而哭浮雲爲摧入室而歎悲風忽來哀能傷人一夕夜臺萬物

[illegible]破涕而作笑

紛輪往來賠部偶然而合名爲夫婦偶然而散如電如露大運行盡去不能顧美則琉璃華則彩雲魂消香滅空遺羅裙生游曲房死委荒墳千秋萬歲同盡何云死也孰化生也孰造督而成合督而凋耗孰而號之爲造物笑恩亦飄風愛亦飄風逐情遺累以翔太空

鼓盆之歌讓麗